



是谁的希望，落在蝴蝶的翅上？
苗青摄

[生活手记]

清水煮面

□五颜六色

早上醒来，老公和孩子还在梦中。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，净盆，和面。

加一碗清水搅拌，干面粉变成一团团碎面，拢在一起气定神闲地慢慢揉。揉面时心不能急、气不能躁，过重过轻、过快过慢都不行。在轻揉慢捏中，面粉变成了光洁的面团。

还得等会儿，待面饧好了再慢慢揉，饧透了的面才筋道。直到揉成一个圆圆的面团，撒一把干面粉，拿过擀面杖，顺着面的韧劲不急不慢地擀。面团变成面饼后，再抓一把干面粉均匀地撒在面饼上，用擀面杖卷起面饼，在面案上慢慢轧、轻轻搓。如此不断重复，撒一把干面粉，面饼就大一圈，大到摊满整个面案时，对折，叠起，切丝，再提起一抖，就成了一根根细细的手擀面。

在和面时，我的内心安静，且充满温情，感悟着生活中的禅意。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在岁月的轻揉慢捏下，在平常的一日三餐中，相互磨合。爱情也由浓烈到淡然，一切都在岁月的流逝中，慢慢沉淀下来。

面下到锅里要用文火慢煮。沸腾的水煮着热腾腾的日子，不知不觉就把什么都煮熟了，包括他的理想、信念、抱负，和我的青春年华。

捞出的第一碗面先盛到老公碗里，一根根滑嫩溜圆的手擀面衬着细细的肉丝，汤里浮着几片绿衣裹翠的茼蒿，再淋上几滴麻油，生活的姿色全在其中了。女儿的碗里要放上虾皮，面里裹着鲜嫩的蛋花，再撒上葱花、姜末，一碗温情。而我，只喜欢清水煮面，细嚼慢品还有丝丝甜味。如此简单、清淡，才更贴近生活的本色。

年轻时，我曾那么喜欢繁华、美丽的事物，生活的形式大于内容。一碗面，定要先用油炸了葱姜、番茄，再加上蛋花、肉丝一起煮。番茄专拣鲜红、光滑、均匀的，不能有一点疤痕。煮好用镶蓝边的白瓷碗盛了，白瓷衬得面条根根筋道、透亮。素白的蛋花、鲜红的番茄、碧绿的葱花茼蒿，一碗面活色生香，浓浓的汤汁却失去了手擀面香甜、清淡的本色。

清水煮面，仿佛一颗心，浸在温柔的安详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活虽变得像清水煮面一样寡淡，但仔细品味，竟能从中学出岁月的温情，温暖着一家人的心。

[若有所思]

都市放蜂人

□马继远

荔枝花开时，深圳莲花山公园里的那片荔枝林，就成了放蜂场。树下，齐整地摆放着木制蜂箱。天气潮湿多雨，蜂箱表面，白一块，紫一块，土气得很。密林深处，隐约露出几点塑料棚，是放蜂人的临时住处。那些蜜蜂倒也乖巧，几乎从不飞出荔枝林。人走在林间小路上，若非听见嗡嗡声，还真难察觉里面有人放蜂。

没几日，路边的荔枝树下，支起了小桌，放几瓶蜜，荔枝蜜开卖了。放蜂人常当着游人的面，打开蜂箱，取出蜂框，驱走蜜蜂，割下蜂蜡，把蜂脾放入摇蜜机，摇一会儿，琥珀色的蜂蜜就流出来了。滤净，装瓶，出售，没有人会怀疑蜂蜜醇正与否。桌上另放着几瓶冬蜜，色泽更深。放蜂人讲，那是蜜蜂冬天采集的鸭脚木花蜜，很难得，价也高，是荔枝蜜的两倍。

时常穿行于莲花山公园，我渐渐对那些小蜜蜂生出了兴趣。在深圳这座繁华大都市的中心地带，在一片不算特别大的荔枝林里，居然隐藏着无数忙碌的小蜜蜂，还有一些似乎本该远离城市、出没深山的放蜂人，确实不可思议。何况，放蜂人现场演示蜂蜜的制作过程，也让人开眼界，长见识。我便找机会与两位放蜂人闲聊。

这俩放蜂人，姓李，是对父子。老李六十岁左右，高、瘦、黑，常戴着防蜜蜂蜇的面网。他讲客家话，我基本上听不懂，大概明白他放蜂已四十多年。他割蜂蜡、摇蜂蜜的动作，一看就是行家。小李三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和他父亲一样瘦、黑，衣服不大合体，裤腿上沾着草屑。他倒健谈，说他属猴，河源市紫金县人，孩子五岁多，他们那里七成人养蜂，他放蜂已十多年，不想让孩子再当放蜂人了。

讲起蜜蜂，小李如数家珍。蜂箱内是个女儿国，一箱有两万多只蜜蜂，蜂王是雌性，吃蜂王浆长大，寿命最长，有三五年，但比较宅，一生通常只飞出蜂巢一次，择偶交配，然后回巢产卵，再出巢的话，定是出了新蜂王，它分家出来。那些辛苦采蜜的工蜂，数量最多，全是雌性，只能吃三天蜂王浆，发育不成熟，不能产卵，只能干活，寿命很短，一般三个月，忙碌时可能只活一个月。还有不少雄蜂，寿命也很短，不采蜜，发育成熟后，一起外出，追赶蜂王交配。交配成功的那只雄蜂，几分钟后就死掉了，其他雄蜂回巢后，因好吃懒做，或被驱逐，或被饿死……

闲聊间，父子俩不时起身割蜜，摇蜜，装蜜，卖蜜。有买蜜的游人，说没带现金，问能否用微信、支付宝付款，老李就喊小李拿手机来收钱。在他们卖蜂蜜的小桌子旁，蜂蜜味儿颇浓，引来不少蜜蜂，落到游人身上、脸上，吓得游人惊恐不已。小李提醒游人别乱动，说人如果不攻击蜜蜂，蜜蜂一般不蜇人，蜇了人，它也活不成了；即使被蜜蜂蜇了，也不会很疼，他和父亲常被蜇，都快麻木了。

荔枝树上的花，很快要落光了。

一个傍晚，暴雨过后，天气闷热，我又遇见这父子俩。小李正挨个检查蜂箱，关闭巢门，打开蜂箱通气窗。我道出心中疑问，为什么要到深圳市中心这片荔枝林来放蜂？他说，是习惯吧，放蜂人就像候鸟，什么时候到哪里去，已成惯性，每年都要算着花期，奔波在广东各地放蜂。过几天，他们就要到惠州去，采那里的荔枝蜜、龙眼蜜。他还半开玩笑地说，到深圳放蜂，蜂蜜能卖个好价钱。

我一直觉得自己活在现实的苟且中，便称赞他们放蜂人的生活很好，自由，自然，自在。他说，其实放蜂和打工差不多。然后，他开始抱怨深圳今年雨水太多，影响到蜜蜂采蜜，导致蜂蜜产量减少。这让我想起，每次下雨，我只是说，又下雨了，天好湿、好潮，便再无其他。

那会儿，荔枝林内，蜜蜂归巢；荔枝林外，万家灯火。

[至爱亲情]

买却春风石竹花

□贾春红

唐代诗人陆龟蒙《石竹花咏》云：“曾看南朝画国娃，古萝衣上碎明霞。而今莫共金钱斗，买却春风是此花。”石竹，又名中国石竹、洛阳石竹。若说石竹花，大多数人会觉得陌生，但若提起她的洋亲戚康乃馨，定是人人皆知了。

石竹花，一种毫不起眼的草花，叶子细、尖、小，像初生的竹叶；茎似细竹；花色多，花期长，能从暮春开到仲秋。

小时候，有一年春天，我随母亲上山挖野菜，见田埂边的草丛里有几朵火红的花，花瓣边缘如锯齿，花瓣闪着光，煞是好看，便央求母亲挖一棵，移栽回家。母亲却说：“这石柱花，不当吃，也不当喝，要它干啥？”说罢，继续低头在草丛里寻觅。窘困的日子，让母亲眼里只有能果腹的野菜，哪会有花？石柱花是石竹花的土名，土气中透着暖人的亲切。

后来翻闲书，看到明人朱橚(sù)《救荒本草》中记载，石竹花是可食用的野菜，焯水去其苦味，用油盐凉拌。读罢，不由心中感慨，母亲若能识文断字，便不会错过眼前的美味了。

外公重男轻女，弱小的母亲打小就随他劳作，上山砍木头，下地扶犁唤牛，两个身强力壮的舅舅，却端坐在学堂里念书，以致母亲斗大的字不识几个。

母亲吃够了没文化的苦，就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。在我们家，读书学习是头等大事。放暑假、秋假，因惧怕怕苦，我和弟弟总借口学习来逃避农活，母亲总是听凭哥哥、姐姐抗议，也不数落我俩。

勤劳的母亲土里刨食，养活着一群儿女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母亲把对儿女的爱缝进一针一线，煮进一粥一饭。呵着护着，儿女们长大了，忙着累着的母亲却老了。

如今，每逢节假日回老家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亲近亲近母亲，挨着母亲坐坐，听母亲唤我几声乳名；顺便看看核桃树、窗台、瓦房、锈锁、旧墙，还有绕着母亲转的阿黄。母亲不挪窝地在这小院里住了大半辈子。

我挽着母亲，来到村后的伊滨公园，沿石径漫步。花圃里，红的、粉的、紫的石竹花正默默绽放，朴实、平凡，一如我敦厚的母亲。

来稿请投

zhout9461@163.com